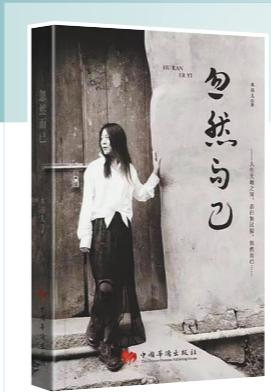




相遇，不过是忽然而已

—读水孩儿“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”获奖作品、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忽然而已》

◎徐佩瑶



读一本书,是与作者的一场相遇,在字里行间走近一个人,在跌宕起伏中邂逅一段缘。书中的喜怒哀乐幻化为行人在长路上遇见的一朵云,随着天气呈现出阴晴疏密,在傍晚或者清晨展示出氤氲的颜色。

这次遇见的是《忽然而已》,它是内蒙古作家水孩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,最近,这部作品获得了“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”。“国际冰心文学奖”以作家“冰心”的名字命名,文学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中心支持,是世界级专业文学终身成就大奖,此次获奖者包括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古尔纳、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、中国作家张抗抗等。

“国际冰心文学奖”是水孩儿的长篇小说《东家火西家烟》获得“世界华人周刊文学奖”后的又一国际大奖,她的频频获奖,在于她将创作根植于个人传奇经历,以多元视角和深情共情力打动评委,加之跨体裁创作,使其成为国际华语文学界的独特现象。

在《忽然而已》中我与“她”有三次相遇。

初相遇,“她”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里爬出来,站在梦想和现实交错的20岁,伴着“吐哩吐,开红花”的歌谣,用装着满满一车的获奖证书和读者来信作为嫁妆,走进了婚姻生活。婚后,在某一个昏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的阴雨天里,“她”从床底拖出已经落灰的麻袋,将那些写满了字与回忆的纸张填进灶坑,看着燃烧的火焰舔舐着锅底,升腾的火光照亮灶台边的脸。“她”说,“她”没有留下一滴泪,因为“泪水已经被晒成菜里的盐,诗播进田里”“梦想重要,馒头更重要”。我不敢问“她”,那用梦想蒸熟的馒头里,是不是带着泪水的三分咸味。好在那些被种在地里的诗终于还是发芽了。烟火人间里,“她”白天喂猪、卖瓜。只有夜深人静,哄睡女儿后的一点孤灯,见证着她在稿纸上的勾勾画画。那部30万字的电视剧本,蜿蜒成为进京的路。我看着“她”在十年后,再次站在北京的街头。

又相逢,村庄已经在“她”身后远去了。“她”是草原上、黄河边、水云间纵情欢笑的明媚女子。但那笑容的纹路里隐匿着不容易被察觉的哀伤。故乡和天涯哪一个更远?一个是已经回去的地方,那里长眠着给“她”看《红楼梦》的祖父、一辈子生了八个儿子的祖母、不识字但爱唱评剧的母亲、为“她”生下一对双胞胎妹妹后没等妹妹们长大就离世的老婢,逝去的亲人坟莹上,衰草年年疯长。还在“她”身边的父亲,记忆已经逐渐斑驳,偶尔清晰吐露出的三言两语是吴代庄村的碎片,所有关于祖上的故事随着一场浩劫中丢失的家谱而模糊不清。我想问“她”,还记得自己笔下写过的阿婉吗?那个从贵州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子?文字和梦想带着“她”到远方,“她”随着风,像蒲公英的花絮散落在天涯,爱给“她”带来坚韧的力量,一滴冀东平原上的纯净水,在塞北茫茫的青山脚下,蒸腾成一朵云,柔软,舒展。而流云最怕遇见罡风,匆匆来到这世界走了一遭就离开的小女儿,病逝在达拉特旗后回到故乡在先生家坟安葬的父亲,“她”面对着为人母、为人的双重身份、两度痛苦,让我一度放下不忍再读。

再相见,“她”坐在那里,一袭白裙,娓娓讲述着“她”的二月。雨水纷纷的二月里,春风犹有寒意,城市因为疫情封锁而变得沉默,土壤只听四时的号令从酣眠中醒来。和春风一并复苏的还有“她”那颗心,“她”没有放大自己所遭遇的苦难,但略略写过的几笔文字下,讲述的每一件都是噬咬与折磨。别去造一尊琉璃般精致无欲无求的像,“她”是活生生的人。“她”说“心上有个人,才能活下去”。我忍不住问“她”,这个人是谁?“她”但笑不语,只是把他明晃晃地藏在每一段文字的句读里。

故事的最后,“她”给我讲了一段在布达拉宫的奇遇,以及两场印刻至

深的梦。“她”说,那些与爱和文学有关的问题,要等再次相遇的时候,慢慢地,讲给我听。

在这本书外,我与她相见三次。

第一次,是去年夏天,在自治区文联于鄂尔多斯举办的文艺评论家培训班上。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按顺序进行分享,当主持人叫到她的名字“水孩儿”的时候,隔着座位,我试图探出身子一窥真容,却只见她低头时长发微微垂下,隐于话筒后面的面容朦胧。干脆收回伸长的脖颈,静静坐好听着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和创作思路。她低头分享着的内容如今已经不甚能想起,却记得当时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,为什么会用“水孩儿”这三个字做笔名呢?这三个字里面,又潜藏着什么样的含义呢?遗憾的是,直到培训结束,我也没有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又一次,是在去年秋天,包头的机场。从呼伦贝尔乘飞机在包头中转的我刚进候机大厅,就看见了那个有些眼熟的身影,低着头的她长发自然地垂在两肩,相似的角度唤起一些回忆。我走近,试着唤出一声“水孩儿老师?”,穿着一袭白裙的她抬头,眼睛中带着回忆与询问的神色,清澈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我失笑,旋即坐在她的身边,几句交谈后得知,她和包睿两位老师因张继炼老师的邀请,即将去阿拉善采风,和我正好是一趟航班。感慨于这样的缘分,也源于对创作和文学的热爱,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也不免期待着下次相遇。在不曾见面的日子里,我收到了水孩儿老师寄来的几部书籍,其中就包括这部《忽然而已》。

王芳教授在《活在文学河流中的水孩儿》一文中写道:“《忽然而已》更像是《二月或雨水》的姐妹篇,人物和事件又交织、重叠,但比《二月或雨水》更

为丰富。”看过这两部作品后,会发现《二月或雨水》截取了一段时间内的事件,以特殊事件、特殊状态下外界与内心的影响、交融为故事的锚心,是一枚凝缩了两个月内心路历程的猫睛石,当阴霾散去,阳光降临,它会显现出明亮的光带,温柔而坚定。《忽然而已》则是将这颗猫眼石再次进行雕琢后,将它镶嵌在经年岁月中打造成的宝石妆盒中。妆盒无价,最珍贵的是,里面有藏了一个如水般的女孩撑着人生之舟,经历闪电、霓虹、惊涛、暖流之后,仍然勇敢地抓住命运的桨、捏紧手中的笔,书写着“她”的故事。

那字字句句的“她”,是日日夜夜的“我”。

第三次,也是最近的一次见面,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末。碎雪如银,裹住金色的阿拉善,在包睿老师的的新书《橙灰色的天际》读者见面会上,她扭过头看见我,嘴角扬起笑意,像个孩子一样冲我眨眼。我忽然不再执着于问那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了。因为我已经有了答案,在与“她”的相遇里,在与她的相见里,泉水叮咚、溪水潺潺,湖泊静谧,江河浩荡,万千水的姿态与女作家的才思文情缠绵,然后尽情倾泻于笔下,是为水。身处红尘在世俗中品世情而不市侩,像个孩子一样。

水应该是有多种姿态的,比如云,云流下一滴泪,就化成一场雨。忽然之间,那场雨打湿了故乡小院的那根晾衣绳上面的花裙子。然后岁月被漫透,冰冻。而书外面的你是知道的,冰冻不是朽烂,只是延缓了告别的降临。

那就这样吧,把书页翻遍,待故事将尽,不得不与一段旅程告别的时候,我们同样也要告别,告别青梅竹马,告别相濡以沫,在爱与死亡中,告别那些痛哭与欢笑,告别那些雨滴与微风,披着被朝露夜雾打湿的衣衫继续下一程,因为我们都知道,于瞬息相遇,不过是,忽然而已。



在中国科协2025年“5·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”主题征集活动中,乌兰察布市科协推送的原创歌曲《我是苍穹中的一颗新星》,在全国几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,获“优秀作品”殊荣,并在全国入选的13个“优秀作品”中荣登榜首,成为本届活动的亮点。

由冷恒、王文作词,柴成智谱曲,张海霞演唱的这首歌何以获得成功呢?我们说这与歌词的情感共鸣与表达张力、编曲以星韵谱科志借旋律传精神、歌手嗓音特质与演唱表现力有直接关系。

高尚的主题与故事

背景为歌曲奠定了情感根基——作为乌兰察布市科协为全国首部展览剧《自立自强自豪—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》创作的主题曲,冷恒、王文的歌词以“共和国科学家为苍穹新星”为精妙隐喻,创造出具有故事性的艺术表达形式。歌词以“新星遨游苍穹”的独特视角展开叙事,从地球启程,借北斗导航、驾神舟飞船、飞越珠峰之巅,跨过银河浩瀚,在星际漫游中,王淦昌星、南仁东星、钱学森星、袁隆平星等科学家化身为“星辰”次第闪耀。这一叙事逻辑将科学家精神具象为可感知的宇宙图景,既串联起北斗组网、神舟问天、珠峰测高等这些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里程碑事件,又以星群闪耀的意象,暗喻科学家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精神传承。

歌词在内容与创作手法的搭配上,做到了三方面的完美结合。首先,构建星科技象征体系。以“新星”喻科学家,用“苍穹”指代科技探索的无垠边界,“北斗导航”“神舟飞船”等意象既紧扣科技主题,又赋予浪漫主义色彩。其次,情感脉络层层推进。从“铁骨给我坚韧的脊梁”的自立品格,到“激情给我青春的力量”的自豪情怀,再到“生命生生不息,星辰大海呼唤着我”的强国信念,情感张力随叙事逐步升华。最后,音乐语言的诗性表达,句式长短交错,比如“飞越珠峰、趟过银河、遨游苍穹”这样简短有力、连贯排列的句子,再搭配“闪耀放彩”“生生不息”此类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词语,让人感觉这些文字就像带着节奏一样,唱起来也会很顺口,有旋律感。这种“叙事化表达+崇高主题+音乐性语言”的融合,既让科学家精神可触可感,又通过艺术化的意象组合,使歌词成为主题思想与美学价值兼具的艺术载体,最终实现了对“自立自强自豪”精神的深情诠释与大力传播。

柴成智的编曲把星空的浪漫和神秘融入其中,一听就让人仿佛置身在浩瀚的宇宙中。主歌部分旋律舒缓低沉,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,带着听众走进科研工作者的世界。一个个音符,就像科学家们走过的路,有困惑有坚持,每一步都不容易,但是始终朝着目标前行,把他们默默钻研、永不放弃的精神融入音乐中,并大胆尝试转调的艺术手法,强化了旋律的情绪张力与层次变化,更呼应了宏大主题的彰显,巧妙地表达了情感的升华与爆发,拓展了音色维度与听觉的新鲜感,从而使旋律成为精神的生动注脚。

副歌旋律激昂向上,像是冲破云层的科技曙光,瞬间照亮天地,生动展现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领先、不断突破创新的壮丽画卷。整首曲子既有星空般空灵悠远的感觉,又充满了拼搏奋进的力量,把科技工作者用智慧点亮梦想,为国家科技进步努力奋斗的故事,用音乐讲述得淋漓尽致,让人听了特别感动特别振奋。

张海霞的演唱以醇厚低沉的声线起调,旋律悠长如古寺晨钟。节奏在舒缓与急骤间切换自如,声浪如溪流奔涌成江,高低音的强烈反差与绵长尾韵,勾勒出极具层次的听觉图景。时而温婉婉转,细述科技工作者白手起家的艰辛;时而铿锵如金石,高歌突破科技壁垒的豪情。两种音色交织契合,把科研团队从拓荒创业到逐梦星河的历程娓娓道来。每个音符都饱含对科技先驱的崇高敬意,每一句吟唱都凝聚着对时代奋斗者的由衷赞叹,演唱者的歌声正是献给“科技脊梁”的一曲雄浑赞歌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助我「村歌」爱我村

◎李树榕 彭瑞琪



就使以往逻辑外延极为广泛的“民歌”在反映“村民”的村歌中,体现出更为强大的特指性。当下,从歌词到旋律,从传统到时尚,厘清“村歌”与民歌的关系,并进行必要的学理界定,正当其时。“麦苗儿青来,菜花儿黄,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。千家万户齐欢笑,好像那春雷响四方。”“麦浪滚滚闪金光,棉田一片白茫茫。丰收的喜讯到处传,社员人人欢畅。”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泛流传的两首歌曲,虽不完全属于民歌,但因反映农村题材而

2025年“村歌嘹亮”活动中,内蒙古文联征集53首村歌,评选出《天下兴和》《快乐村排》等“最美村歌”,以及《莫和尔图》《牵挂》等“优秀村歌”。这些作品内容多元,或赞美乡村风貌,如《大美牛湾》《牧人的家园》,或抒发乡愁情感,如《乡愁》《一粒小米》,或展现振兴建设与时代精神,如《天下共和》《越来越好》,或凸显民族团结与北疆文化,如《莫和尔图》《水美乡村》。作品融入具体地名、民族元素与口语表达,兼具地域性和艺术创新,部分作品如《快乐村排》融入说唱,形式多样。这些村歌不仅记录美丽乡村建设与多民族交融的真实图景,也成为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,唱出了北疆乡村的希望与活力,彰显出基层群众在新时代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与创造力。

从内蒙古民间歌曲和75年来的创作歌曲看,这是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。村歌创作因此拥有了非常雄厚的生活和历史基础。就目前内蒙古传唱不衰的民歌来看,有巴尔虎民歌、科尔沁民歌、昭乌达民歌,也有乌珠穆沁民歌、乌拉特民歌、鄂尔多斯民歌等,如《辽阔的草原》《天上的风》《四岁的海骝马》《鸿雁》《天边的云朵》《祝酒歌》等,都拥有深入人心的蓬勃生命力。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歌,是可以成为北疆“村歌”创作的坚实基础的。地域性、时代性、人民性和群众性是村歌创作的重要品质,劳动造就的尊严与乡土自豪是其精神底色。村人唱村歌,必会使“村歌”这一新鲜的音乐(甚至是文化)样式,在质朴而热情、豪迈而踏实、善良而真诚中,源远流长。由此可见,逐渐“嘹亮”的“村歌”,不必具有国歌和市歌等行政区域属性,只要是反映三农、三牧、三渔的题材,都属于“村歌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说: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。”而“幸福生活”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构成的,少了哪一个方面,“幸福”都是不完整的。而“中国碗更多装了中国饭”,更加令人振奋。这是实实在在对我国农牧渔业劳动人民的赞美。在此基础上,如何让硕果累累的乡间兄弟们更加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,强基工程重要,自觉或自发地创作村歌重要!当每一个最基层的村镇都有了属于自己的“歌”,村歌就真的可以嘹亮起来了。这些歌曲通过频繁出现村名、地名、民族意象和生活化语言,不仅承载了村民的日常情感与集体记忆,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,展现了北疆文化的鲜明特质,使“村歌嘹亮”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温暖注脚和时代实践。广大村民的尊严、自信、豪迈也会由此而生。是的,“村歌嘹亮”是一种新鲜事物,就像贵州的体育赛事“村超”(村BA)、重庆的“中国村歌大赛”,无论界定其逻辑内涵与外延怎样不容易,只要基层广大的百姓需要,就应该不断探索和实践下去。毕竟,这是文学艺术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。



从2023年到2025年的“村歌嘹亮”主题活动可见,每位歌者,无论年龄、民族、职业,均信心满满、意志笃定、豪情满怀。这

